名家美文

母亲的归宿

□ 任芙康

“设计师”是幺姑婆自己哟,她看了四周坟墓,舍短补长,再让画出图来交墓园施工。我听过大为惊讶,返身四望,整片坟山,占尽天时、地利,一面阳坡阔大,同众多远峰近岭连接,罩满灿灿春晖。

从城里上山,不远不近。当年十六七岁光景,我时常借助达州、万州间这条省道,呼朋唤友,脚踏车追逐。寒来暑往,或是携盐巴、肥皂,入农户换鸡易蛋,或是带锅魁、凉面,野餐后凫水摸鱼。反正,少年的心,总难安分,学校歇课,大街上的热闹固然要凑,亦不愿误掉这方登山临水的野趣。

此刻,立足久违的故地,眼中墓园,要山有山,要水有水,竹木葱茏,鸟鸣啾啾。凡俗之辈,劳碌一生,最终能歇息于如此明山秀水,福分不浅,算是修来十足的终其天年。祥瑞在心,不由得佩服我妈,平常为人处事,让人说不出闲话;后事思量上,不贪恋人世,看开想透。这般货真价实的超脱,是许多老太太做不来的。

我妈小时没进过学堂,成人后扫盲班亦未读过。老人家虽是文盲,仍多少识得几字。比如“四川”,是她终生相依的祖籍;比如“北京”,是我当兵的地方;比如“天津”,是她熟悉的所在(曾两度来津,各住半年)。此外,我爸我妈加上我,三人姓名的九个字,以及阿拉伯数字,她都认识。退休后,时常光顾大院传达室,有时邮递员刚走,收发尚未分拣,我妈自己动手,只消三五下,便“甄别”出我寄回的家书。

自从装上电话,我便偷懒,不再写信。我爸去世后,我会每天跟我妈通通电话。我妈嘴里,从来愁事少,乃至无;始终趣事多,盈耳也。电话打去,问她在做啥,回答往往是“打毛线”。除去夏天,春、秋、冬三季,我妈似乎都在织毛活。从年轻时起,已成她独有的业余爱好,包揽了全家的毛帽、毛袜、毛衣、毛裤。我妈擅长“盲打”,技艺出众,平针、平反针、螺纹针、元宝针,尽可玩弄于股掌,并无偿指导几代学徒。

我妈的毛线,一直打到耳聪目明的八十多岁。有回电话刚通,我开个玩笑:“又为谁忙?”我妈笑了:“小王。”保姆小王,照顾我妈,已有六年。小王不会打毛线,只会挽线团,她为自己的丈夫(在老家务农)、女儿、女婿(在广东打工)挽了数不清的线团。最后经由我妈,一针一线地,织成小王全家的冬衣。

毫无征兆,我跟我妈的电话,会在那一天戛然而止。2010年8月12日,晚10时许,从长春打电话回家。我妈和小王刚从老铁桥回来,句句喜悦,说桥上入夜就像赶场(赶集),都图河风凉快,安逸赛过空调。因第二天要去延边,通完话我便关机睡觉。清晨醒来,见老弟来过五次电话,急忙回复,得知我妈半夜脑溢血,已住进市医院重症监护室。我告别好不容易聚拢的朋友,赶回达州。

医院监护室开恩,破例允我探视片刻。我妈昏迷着(直到离世,未曾醒来),我挨近她,叫了两声“妈”,我妈没有应我。端详她的面容,仍如往常,平和,慈祥,好像刚刚入睡。多年以来,每回同我妈聊天,喜欢看着她说话。从年纪轻轻,到上了岁数,我妈脸上,对人总是和颜悦色,遇事总是不卑不亢。寒时看去,有默默的温暖;暑时看去,是静静的清凉。见过她菜市上讨价还价,从无强买,全是商量。我妈不戴戒指、手镯,街头巷尾时被拦住,言辞悲切的男女,掏出祖传古董,因救急,欲贱卖。我妈一律抱歉笑笑,摇头,侧身闪过。她始终自觉自愿地远离“便宜”,也就从未品尝过悲喜交加的揉搓。一直觉得,从我妈脸上,能窥见她内心的干净,是那种本色的文明。而恰恰因为我妈并无文化,让我体会到文明与文化之间,虽一字之别,却画不得省事的等号。

六天六夜后,我妈悄然而去。初初让人恍惚,有些半信半疑。很快振作起来,在兄弟协助下,操办老人的后事。

灵堂里,冰棺考究,我妈安卧其间。高大的立式空调,让宽敞的空间一派凉爽;四周鲜花,给一位退休职工平添尊贵。我妈去世及后续所有环节,没有通知任何领导、同事、朋友,到场者,全是我爸我妈的侄男侄女及其后辈。我家人丁兴旺,开枝散叶五六十人之众。我周知全体亲属,除花圈、挽联外,不接受所有家人随礼。一切体面,不是做来看的,而要让自身合适。亲人们冒着酷热,从四面八方赶回达州,就应该是在舒适的环境里,在恬静的悲痛里,陪伴他们素来惦念的骨肉至亲。我做着这些安排,心无不宜,更无禁忌,知道我妈对我只会夸赞,因为也一定符合她的意愿。

整整两夜一天半的守灵,众人都不回家。即或谁有事外出,也会快去快回。围坐一起,话题全与我妈有关。又时时会有人去灵床探视,回来再报告我妈始终如一的安详,这让我特别心安,表明我妈走得虽是突然,但无牵无挂。我妈六位哥哥,她是老幺,又是唯一的妹子,从小得父母及兄长宠护。我妈成人后,投桃报李,尽其所能帮助娘家老老少少。她的去世,等于宣告,在这个地老天荒的人间,我家上一代人,均已仙逝。

屈指算算,从我当兵离家,至我妈去世,共计四十一载。只是开头三年,无缘探家,之后寻找种种机会,每年至少回去一趟。加上早先的书信,后来的电话,对父母情形,自认了如指掌。而这回阖家相伴我妈,追忆种种过往,好多竟为我闻所未闻。也只有这时才算明白,父母把我养大,我不曾有任何报答,便远走他乡。尽管岁岁回去团聚十天半月,形同客人,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,依旧“隔山隔水”。这么多年,没从我妈嘴里,听到过一句报怨,或是说些鞭策,希望我进个步、发个财。我妈对我的勉励,从来都是“要把伙食开好哟”。我妈总能抓住事物的本质,她没有文化,但她有母爱。许多川人不太介意身外之事,巴蜀俗话也是这么说的:“人行千里登上天,出息只看吃与穿。”

白昼连着夜晚,如此情境下的值守,是不曾有过的经历。我切肤有痛,此乃人生中非同寻常的忧患,但不觉得光阴漫长,也不会哀哀得无边无际。灵堂里,听不到通常治丧中的哭泣,现场反倒时而也有欢声,时而也有笑语。大人与孩子,都懂得人世恩情,又有各自内心的情感崇敬。斯时,我妈也一定在静听这些情景交融的往事。此情此景,让人百感交集:慈爱的妈妈,你将在晚辈心中快活地永生。

第三天,凌晨五时,是日火化首炉如期进行。清晨七时,送葬队伍已上墓园。山上,骨灰盒摆放妥帖,我妈就算迁入“新居”。从此,这片群山皆美的浩荡庭院,也就有了我妈一份。

翌日,一场夜雨,山青天蓝,凉风习习。中午时分,按约定时辰,我们上得雷音铺,俯瞰明月江,颇有天公作美的窃喜。我面朝大理石碑门正面,逐字口诵(实则校对)。右首为我妈生卒年、月、日,左首为立碑年、月、日。正中竖雕一行正楷:母亲赵碧山之墓。偏左一行小字,由我署名敬立。再读两侧花岗岩所镌对联:明月东来福延子孙,雷音西去德随先人。横批:山高水长。待我诵毕,众人叫好。

之后数日,忙于善后。我妈未雨绸缪,早有吩咐。家中三房一厅,赠予一位兄弟,而电器、家具、衣物之类,大多送给保姆小王。小王从老家租来一辆卡车,装车刚完,天上落雨,司机飞快罩上篷布,卡车变作一座“小山”。满载而归的模样,令家常邻里,啧啧慨叹。

又一日,出人意料,我从顶板上翻出一个纸箱,内装铜壶一把。民国年间的物品,是我妈结婚之时,娘家嫁妆之一。此壶非砂模铸造,由乡间铜匠一下一下手工敲出。壶身、壶盖、壶嘴、壶把,点点叩痕,精细悦目。我六岁那年,在工厂缝纫社上班的我妈,突然下肢瘫痪。不巧我爸正借调外地,家中饮水,由我提着铜壶,至百米开外龙头接取,每趟最多半壶,且需双手同时用力。哪怕一路偏偏歪歪,对旁人帮忙,一概不要,逞勇自己能行。如是半年,稀里糊涂,不知何医何药管了大用,我妈腿疾倏忽痊愈。

北归时,这把铜壶,是我千里迢迢带走的唯一遗物。我将它搁放在起居室橱柜上,几乎天天,都会有意无意地瞄上一眼。它已深存吾心,但从未带来任何苦楚记忆,亦不会让人动辄伤感,反是常有一股骄傲泛动心头:以六岁孩儿之力,仗壶闯荡,扶助我妈,度过了一段相依为命的时光。

(作者简介:任芙康,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。编审。曾任《文学自由谈》《艺术家》主编,天津市写作学会会长,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。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。多次担任郁达夫小说奖、鲁迅文学奖等奖项评委。第七届、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。)

天涯诗海

父亲和犁

■ 邢伟

在老屋墙角斜靠着的犁
锈迹斑斑的铧头,诉说着
曾经年久的农事
被犁铧翻阅过的节气里
父亲的脚印
是一垄垄生动着的文字

父亲老了后犁就闲了下来
闲下来的犁总喜欢和父亲偎在一起
看他将一撮撮岁月揉进水烟筒
然后吧嗒吧嗒薰熟了一首首崖州民歌
父亲总闲不下来手
常常轻抚着犁的背脊
犁的背脊上满满都是阳光雕刻着的文字
只有父亲一个人能读懂

在老屋墙角斜靠着的犁
是父亲脱下的最后一身戎装
记录着父亲行走过的四季
以及儿辈们满满的行囊

八月的村庄

(外一首)

■ 王佳莹

懂事的果实,开始高挂村庄
安静的河面
谁在小声,叫着浪花的名字

喊一声,应一声,仿佛是递给
村庄的尺寸
正在惊喜,八月迷人的身段

母亲的短白袖衣,还在不远处
和田埂草木
很有长势的眼神,互换着呼吸

心急的炊烟,一缕缕地拿出
天空的开阔
晚归的鸟鸣,不时对时光回头

荷塘夜色

一只萤火虫,借着荷塘的睡意
把它的小灯笼
对着一片荷叶,照来照去

岸柳的小手指,想借着月光
去摸荷塘刚刚
卸妆的脸面,被风巧妙地阻止

蛙鸣胆子大了,竟然公开讨论
一朵荷的前世
还有今生,为谁穿着的嫁衣

星星眨着眼睛,多么想跳下来
跳到荷叶上
去捞和自己 躲猫猫的月亮

万家灯火

穿越一城人间烟火

□ 马亚伟

我家在小城的东南角,工作单位在西北角。从家到单位,需要穿越小城,平时我开车上下班。这天我下班时决定步行回家。步行需要一个小时到家,我不着急,慢慢走,目的是找寻一种久违的亲近感。

因为生活太过匆忙,我隐隐感到跟小城有些疏离。而且因为匆忙,心很累。心累的时候有两个去处,一是寻个远离人群的世外桃源,二是彻底融入人间烟火中。融入人间烟火很有治愈作用,会让你真切地感受到人世间的热闹与温度,继而激发起你热气腾腾活着的欲望。

我从小城的中心穿过,走的是最繁华的街道。平日开车我总嫌这条路人多车多,步行则自由率性多了。我像一条灵动的鱼,在熟悉的水域里穿梭着。行人熙熙攘攘,每张脸都那么亲切。这些面孔虽然长相各异,但都带着小城特色。小城比较小,小得周围的人看着都眼熟。在人群中行走,我有一种融入茫茫人海的归属感,觉得自己不孤单。有人跟你擦肩而过,有人与你共看人间烟火。

街道两旁的店铺是一道风景,有的店铺重新装修过,还有新开张的店铺。整条街光彩焕发,显出城市的繁华。尤其是服装街,高大上的装修风格,把小城装点得神采奕奕。店里的顾客来来往往,处处是喧哗热闹之声。我没有进到店里,就在街上走着看着,感受着这满街精彩,一城繁华。

我忽然想起菜市场北侧的顺风路。我有半年多没去过那里了,于是转了个弯,绕到了顺风路。这条路不算是主路,比小城的另外几条主路窄,却算得上是小城的商业中心。这条路上集中了各种各样的店铺摊点,这几年小城发展很快,摊点少了,很多路边摊都搬到了店铺。日用品批发、定做窗帘、现做香油、水果店、蔬菜店、鞋袜批发……店铺密集多样,可谓凡所应有,无所不有。这条街上人很多,车也很多。车子开不起来,鸣笛声不时响起,夹杂在热闹的人声中,整条街有沸腾之态。我在这条街上走,走着走着就觉得内心变得热气腾腾了。果真是,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

在小城里走一遭,小吃一条街是最不该错过的。还未进入小吃街,先闻到了炸鸡的香味,我忍不住吸了吸鼻子。傍晚时分,小吃街已经开始热气缭绕。炸鸡店、烤鸭店、肉食店、包子铺、火烧铺,全都开始热情迎客了。我不买,路过的时候顺便问问价格,老板笑眯眯地回应着。

穿过了一条又一条街,离家越来越近。我家所在的街上,路边小摊已经不少。摊主们听从城管指挥,把小摊摆在适当的位置。他们把最好的货物摆了出来,我一路走,一路买。到家的时候,已是两手满满当当,幸福也是满满当当的。

穿越一城人间烟火,抵达最幸福的地方。

亲情家事

天 真

□ 邓荣河

我上个周末回老家,见老母亲的花盆里多了一种深绿色四片叶的植物。便好奇地问老母亲,那是啥。老母亲笑笑,“我把吃剩下的芒果核埋在了花盆里,想不到竟然发芽了,这不,还长出了四片叶子。”

“难不成您老还想种芒果树。”我半是开玩笑地对老母亲说。我知道,芒果树属于热带植物,在我们北方根本没法生长。“可不,现在气温高,我把芒果苗放在院子里,赶到秋后天变凉了,我再把它挪到室内去。”说话间,老母亲竟然一脸的认真。一时间我无语了,我没有再进行过多的解释,没有讲芒果树要长到一二十米,即使室内温度适宜,也无法生长。因为我知道,在母亲的内心里,也许那棵纤嫩的芒果苗,已经扎下了根基。退一步说,我不想打碎老母亲的天真。

我懂得,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,内心还能保留一份天真,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有了那份天真,就会心存一份希望,会觉着每个日子都洋溢着阳光,充满了盼头;有了那份天真,可以排遣绵长的孤独,打发无尽的寂寞。孤独与寂寞,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两大杀手;有了那份天真,还可以重拾一份童心,实现内心世界的返老还童——老人身心健康,是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最大的福分。

那天,我和老母亲聊了半天有关芒果的话题。临了,母亲对我说:“其实我也早打听了,芒果树在咱这儿根本养不活。不过,既然芒果已经在咱的花盆里冒出了绿芽,咱就好好地对待它。该浇水的浇水,该施肥的施肥,最终能长成啥样子,能活多久,全靠它的造化了。”言语间,老母亲一脸的坦然。

想不到老母亲一点也不天真,最天真的,恰恰是我……

乡村韵味

草 帽

□ 刘强

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段,也是庄稼生长最旺盛的时期,素有“三伏不热,五谷不结”的农谚。小时候,庄稼地里的杂草全靠人工锄除。伏天锄草有个最大的好处,就是杂草被锄断根后,很快就被烈日晒死,除草效率很高。每每此时,母亲就教育我们:“伏天锄草莫迟缓,秋来庄稼粒饱满。”

夏日锄草,必戴草帽。草帽是农家必备的日常用品,用麦秸编织而成,质地轻盈,朴实无华,戴在头上可以遮阳避雨,人手一顶。为了区分样貌相同的草帽,有人在帽檐的外侧写上自己的名字,有人印上“劳动光荣”的字样。还有人别出心裁,写上富有个性的文字,记得一位老师的草帽就有“夏日之花”的清秀字迹,诗意地表达喜爱与感激之情。

母亲对草帽尤为珍爱。买来新帽后,母亲会在边缘缝上一圈布条,因为这个地方最容易破损,缝补后更加结实,会大大延长草帽的使用寿命。在母亲心中,草帽和镰刀锄头一样重要,是农民必备的生产工具。那一根根秸秆,编织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戴在头上,仿佛已经收获千斤麦粮,心中充满喜悦。

故乡属于丘陵地带,多是旱地,种植的庄稼以豆类和红薯为主,除草就靠一把锄头。天将微亮,母亲就把我们喊醒,扛着锄头走向田地,此时大人们戴上草帽,孩子们一般不戴。夏日太阳升起得早,七点多钟阳光已是强烈,晒到身上有浅浅的灼痛感,我们就开始后悔没戴草帽,闹着要回家吃早餐。母亲不忍心看着我们受晒,就同意早锄结束。

接下来的大半天,我们都是头戴草帽,跟随母亲在田里锄草。阳光逐渐猛烈,草帽为盾,竭力抵抗光箭。帽盖下,头发已被汗水浸透,涓涓流过脸庞,滴入土地。累了,我们可以休息片刻,将草帽摘下,变成一把圆形的扇子,送来凉爽。假若遇到骤雨来袭,草帽还能短暂遮挡。回到家后,把草帽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,使其尽快晾干,否则全生霉变黑。

草帽是农民的徽饰,更是大地的徽饰。母亲说,草帽是人间最美的“太阳花”,日出而开,日落而谢。

南 瓜

□ 姜华

蔓有多长,梦想就有多长。

长在农事里的南瓜,一生都在修行。

播什么籽,结什么瓜。忠诚是唯一的信仰。

不相信命,却认命。一辈子都走不出宿命。

喇叭一样的花朵,是它向外面倾诉的通道。

绕过地头的秧子,坚定地走向远方。硕大的叶子下面,往往藏匿着秘密和惊喜,或大或小,或长或圆。像月光,圆缺在母亲脸上。

母亲在的时候,给每个南瓜都起有小名。胖墩、丫头、歪脖、圆脸、麻子。

四十七年前一个秋天,母亲被一条南瓜蔓绊倒,再也没有起来。

那时候,我十岁,弟弟五岁,他还没有学会疼痛和哭泣。

南瓜花哭了。合上了花瓣,泪飞似雨。

一生平凡的南瓜。在饥荒年代,救过无数人的命。

南瓜,农人的好兄弟。

我是母亲藤蔓上结出的一枚苦瓜。